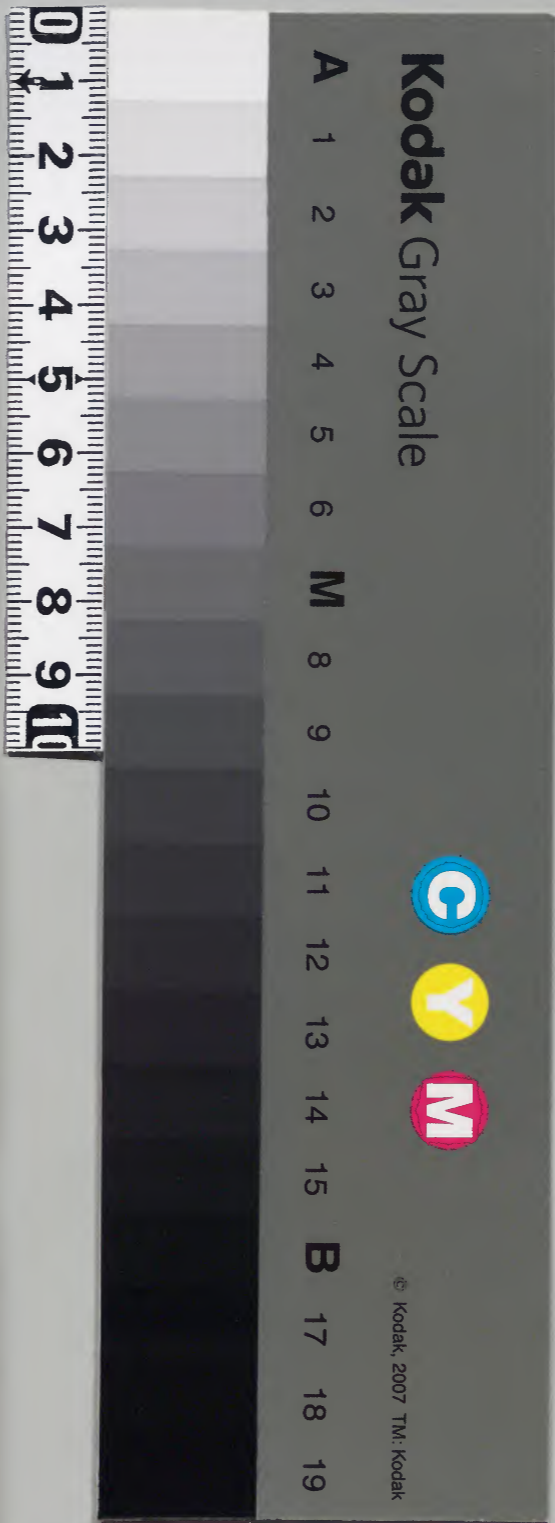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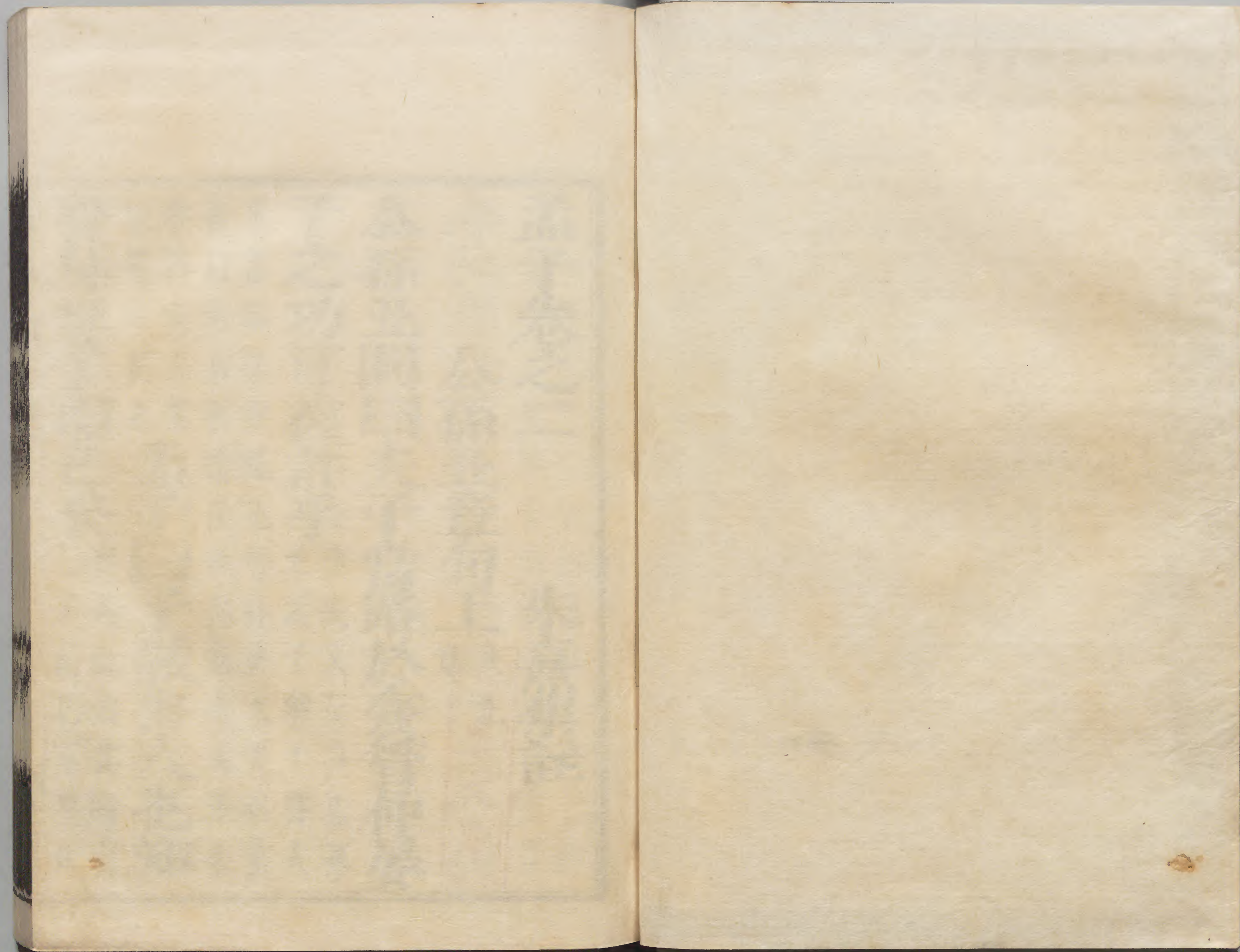


孟子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3	
冊數	10 (8)		
函號	圖	9	1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九溪草文庫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

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

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

嘗得政。丑蓋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

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

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

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

是？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

此。魯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

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曰。管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

不足爲與

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

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

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

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

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

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

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
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
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
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
至紂凡七世故齊人有言曰雖有智
家舊臣之家也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
也。時謂耕種之時夏
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
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時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
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

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

民之惟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

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郵也。郵。驛也。

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

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

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

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

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

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

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曰不動心有道乎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黜之養勇

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撻之於帝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

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

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所養勇也。而不可動心者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可動心者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

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

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銜縫。又曰：棺束縮二銜三。憚，恐

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文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

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

於此。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文詳之。

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

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
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
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
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
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
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
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
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
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
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
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
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

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既曰志
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
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在專一。則
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

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夫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

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其爲氣也至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孟子卷之二

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
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
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
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
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
意所蔽。則歇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
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者。合
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判。道者。
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
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
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
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
免於疑懼。而**是**集義所生者。非義
足以有為矣。**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悛於心。則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悛。口。竽。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
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
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愜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必有事焉而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

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

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怠其所有事。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

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皮。詖。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

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宰我子貢善為說。則不能辨決矣。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妻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

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

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外。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妻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妻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

欲使學者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

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

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

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
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
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

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
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

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

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

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

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
敢比孔子。則於此。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
數子欲何所處也。言且置是者。不欲以
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聲 ○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

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土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

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

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

其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

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

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

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

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

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有若曰。
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

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也。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

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充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

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以力服人

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自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

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

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矣。

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

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

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鴟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

此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

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

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禍福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

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

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

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適。避也。活。生也。書作迨。迨。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巳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音朝。

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

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

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

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育。○周禮。宅不毛者

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

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帝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今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民也。

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

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

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子曰。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

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

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

人之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政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

怵，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

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

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

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

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

譽，惡其聲而然。由是觀之，無惻隱之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鮮。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

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凡有四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克之。未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

廣之意。克。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克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克之。則四海雖遠。亦吾

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克之。則雖事之
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
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
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克之。
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
而克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克
與不克。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
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
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
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
於四時。則寄王焉。○孟子曰。矢人豈
其理亦猶是也。

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
慎也。函音含。○函甲也。測隱之心。人
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所。祝。利。人
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夏。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

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

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如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

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

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

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

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

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

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

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洽。○言舜

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

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已

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

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之

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

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

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

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

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

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

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

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祖音坦。謁音錫。裸魯果反。程。

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孟子曰。伯夷隘。柳言欲去而可留也。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

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天時。謂時日。支于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

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

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

天時之善者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

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

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

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

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

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

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

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

意 歌同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

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

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

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謹辭也仲子

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

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

惡一。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

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

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

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
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哉。

與。平聲。慊。口簞反。長。上聲。○慊。悵也。少也。或作嘆。字書以為口銜物

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
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
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
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
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
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
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
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
慢於齒。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
德乎。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

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

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

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

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上。可役使

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

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

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

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

倍於常者。一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

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乃反。

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

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

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

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

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

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

言君子之辭。受取。○尹氏曰。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

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

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

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

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也芻艸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

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亮。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

君之廟曰鄒。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蜚蠊曰。子之

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蜚。音遲。蠊。烏華。

反。爲。去聲。與。平聲。○蜚蠊。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

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蜚蠊諫於王

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

以爲蜚蠊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

知也。

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

告。

公都子。孟子弟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

○孟子為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

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王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

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

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

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

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

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

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

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

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

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

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沉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沉同。齊臣。以私

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沉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

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

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燕可伐矣。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也。其君甲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

○燕人畔。

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

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

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

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

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見
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
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

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
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
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
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
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
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
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
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
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一也。且古之君子
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
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

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

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夕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

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

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

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天音扶惡平聲○孟

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

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

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

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

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

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

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
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斲
反。○隱。憑也。客坐而**客不悅曰。弟子**
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禮子思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共君之

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爲長者慮而

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

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

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

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

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

故不得已而去。予三宿而出晝。於予

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

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

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

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

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誠小人也
悻。形。頂。反。見。音。現。○尹士聞之曰。士

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遺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克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

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也
此。今日。彼。前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

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

朱。太公望。散
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

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

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

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

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又於齊。非我

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終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

子。世子。大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克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

人可學而至。而不憚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

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學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覲。古覲反。○成。覲。人姓名。彼。謂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

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

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

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

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

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

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

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

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

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

子。喪祭從子。此古之制也。此古之制也。

此古之制也。此古之制也。

此古之制也。此古之制也。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

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

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悉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爲好

孟子集註卷三 五

皆去聲。復。扶又反。歎。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歎。飲也。深。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

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敎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前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

孟子集註卷三

六

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

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

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

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闡。○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

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椽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李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

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

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

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

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饗當自炊爨以為食而蒞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

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

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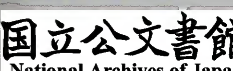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

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然則陶冶天下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

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
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
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

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滄音藥。濟子。禮反。潔。化合。

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䟽。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蘓。曰簡。曰

潔。曰鉤盤。曰鬲津。滄。亦䟽通之意。濟。濕。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

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

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見。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

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人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任。平聲。疆。上聲。暴。蒲木反。

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

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日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

也南蠻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駃。亦作鴟。

古役反。○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

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

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

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從許

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子之道。則帝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

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
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
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
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
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
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
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
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
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
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

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
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
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
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
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
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
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

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

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璧。又音關。○墨

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

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

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

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

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

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

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

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北反。○若保赤

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

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
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

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
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
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內。嘍。楚
怪反。泚。土禮

反。睨。音詣。爲。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
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
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
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螻蛄也。嘍。攢其食之也。顙。額也。泚。
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
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
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
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
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
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
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
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
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

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

之矣。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

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

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

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

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忌

在溝壑。勇士不忌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

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可往見之。意。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

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

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

孟子集注卷三

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

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

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

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

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

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

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

皆中而力。今發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

也。○或曰。君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甲節。則道不得

孟子集注卷三

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

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

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

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

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

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

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

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

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

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

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恣。反。質。與。贊。同。下同。○周

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
事之也。
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

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

染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染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染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官。

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染。在器曰盛。牲殺。出彊必姓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彊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恋反。簞音丹。食。

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俊也。曰。否。士無事而食。

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

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買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

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曰有人。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

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

為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

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去惡。

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

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

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卒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

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

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臣。東征。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

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

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

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

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莫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

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

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

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子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

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

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

以成正○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

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

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于木。踰垣而辟

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于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

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

諛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諛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

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可恥而賤。○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

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

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攘。

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

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

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

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

覆相尋。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洛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

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艸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旣沒聖人之道

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汙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育

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官室民居也。沛州水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孔子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

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為橫。

皆去聲。葶。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

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克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

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姜、井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

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諉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

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

已之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

故哉。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

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

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

蓋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入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蕪士哉。

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

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陵地名。螬。螬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蕪。有分辯不苟取也。

於陵地名。螬。螬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

雖然。仲子惡能蕪。克仲子之操。則蚓

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

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克。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

言仲子未得爲蕪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

以爲蕪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音夫。

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蕪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

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

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巴頰頰曰。惡用是駝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閭。辟。音避。頰。與。

輦同。願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鰓魚
 一反。蛙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
 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
 歸也。已。仲子也。顰顰鵝聲也。頻願而
 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
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
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

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
 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
 居之。豈為能克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
 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
 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
 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
 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
 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
 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

